

张 子 影 文 学 作 品 集

垂直升落

住在隔壁的女人

红灯笼

插曲

妹妹

喷泉

那天有风

球事

女兵一号

落雪天

看望一个人

钥匙

耳朵

谢雅君

让我背你过次河

红娃

西流的北河水

水连连

醉雪

群舞

雨箫

寂寞是一条河

一只等待天空的鹰

春日在天涯

飞越驼峰

涉过忘川

向天堂的花朵

女兵一号

NU BING YI HAO

张子影 著 / 解放军出版社



女 兵 一 号

张子影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兵一号/张子影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 - 5065 - 4589 - 6

I. 女… II. 张…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900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瑞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4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 ~ 3000 册

定价:25.00 元

目录 CONTENTS

1	11	16	31	43	50	63	68	71	76	79	83
垂直降落	住在隔壁的女人	红灯笼	插曲	妹妹	喷泉	那天有风	球事	女兵一号	落雪天	看望一个人	钥匙

95	106	111	123	133	155	174	241	279	332	346
耳朵	谢雅君	让我背你过回河	红娃	西流的北河水	水涟涟	醉雪	群舞	雨箫	寂寞是一条河	一只等待天空的鹰



362 377 409 426

春日在天涯

飞越驼峰

涉过望川

向天堂的花朵



垂直降落

今天恐怕是差不多了，瞧这天。

一大早，从屋里钻出来的高志看了看天，这样说。

就是，今天这天再不来，可就没得说的了。一年兵李金辉跟在高志身后，看着天，也这样说。

高志双手握拳，向上伸直了他高高大大的身体。他从腋下看见站长成宝全走出来，就收了双拳，变成了上下运动状。

全体人员，搞卫生。成宝全命令说。

两个兵一起立正：是。

站长又进机房去了。

李金辉手里拎着大扫帚，四下里看着却没放下去。

都扫了一个星期了，还扫什么扫，扫哪儿啊？他说。

再过两天，就是盼了又盼的春节了。

自从团里通知说上级要带春节慰问团来这里慰问，他们就开始大搞。其实就是不搞，这里也够干净的了。没有树，没有花草落叶，所有的生活用品连卫生纸都从山下扛上来的。他们这一班值勤本来是三个月，可是从11月起，大雪就提前封了山。生活用品都快弹尽粮绝了，就是手纸也没有多余的。这山上本来只有他们几个人，除了偶尔路过的天上飞鸟和地上牦牛，一个外人也没有，不要说垃

圾，一阵大风过后，连灰尘都留不下，干干净净的。

有完没完？李金辉说着，有一搭无一搭地抡着扫帚。

老兵高志说：我告诉你，这慰问团一天不来，这卫生就要一直搞下去。啥时慰问团来了，就算是到头了。

李金辉嘀咕着：老天爷，叫他们快点来吧！

实在没有什么做的了，两个人坐下来休息。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天。阳光灿烂。早晨还有的厚厚的云，这会儿少了一些，有一点风，太阳从云中透出了金色的光芒。

站长在那边东走走西走走的。

小李说：叫站长也过来晒晒太阳吧。

高志冲着太阳眯着眼睛：他啊，坐不住。

小李站起来：我去叫吧。

高志拦住他：少烦吧——让他站着去。

站着多伤神，还嫌饿得不快啊？

我叫你别叫就别叫。他心里有事，坐不住的。

小李回来坐下：真是的，不就是那个女人的一封信嘛，有啥不得了的。

高志点了点小李的头：你这个小子懂得还挺多——

站长今年已经30了，军校毕业时谈了个女朋友叫王胜清，两人本来挺好的，可是自从站长上了山，两人就僵着，胜清的信越来越少，这几个月，干脆就一封信也没收到。站长写的信，倒是积了好大一堆，在枕头下放。元旦的时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声音很大，高志没好意思凑上去听，不过看神情高志觉得他们是吵起来了。

小李说：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个王胜清，就是站长钱包照片上那个人嘛，头发这样弯弯的，眼睛这样弯弯的。

高志说：就是，长得挺招人的。

小李说：这就更糟。

高志一扭脸：你说什么？

本来嘛，越是这种长得漂亮的女孩子，越是靠不住。现在的女孩子，傍大款的，当小蜜的，做二奶的，第三者的，都来了，这女孩这么招人，他们长年不在一起，能守得住？

高志重重一掌拍在李金辉的大腿上。小李吓得一激灵：

算我没说算我没说——

高志的大手却是松了，说：咱们想到一块去了！

成宝全心事重重地走了过来。他心里一直沉着。

他已经在山上一年多没有下去了。去年“五一”胜清与他商量好结婚，但是当时指导员去学习了，连里干部少，他对她说：等一等，到“八一”吧，夏天是好日子，你可以尽情地表现穿婚纱的美丽。可是“八一”到了，学习完毕的指导员被安排到别的岗位，新任指导员还没有上任。他又说：等“十一”吧！国庆节来了，可是他们临时要执行一项战略任务，新来的指导员情况不熟悉，自己总不能丢下工作跑下山结婚吧？又没走。而且电话也没打，他不知道如何跟她解释，这回他不敢再许什么愿，因为他知道，一入冬，新兵进藏，飞机保障任务年年都是工作的重点。元旦前胜清来了一个电话，话里就带着埋怨，几个战士在一边交头接耳的，他心里也很乱，口气就不好，两个人在电话里吵起来，胜清哭着挂了电话。从那以后，她连信也没来。

他每天都在给她写信，已经写了厚厚一叠，就等着送给养的车来了一起带下山去。可今年的大雪来得早，给养车一直没上来。上周团里就说上级要派慰问团来，这是部

队的传统，每年过年前首长都要来慰问。今天这个天气真是难得的好，他们一定是今天来，能不能带来胜清的信呢？她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站长心里实在是没有底。两个战士的话，他不是没听到，山外面社会的变化，他也不是不了解，有时候他自己都在问自己，胜清喜欢自己什么呢？一个连长，月薪不多，长相不帅，父亲不过是个不大不小的中学校长。胜清同自己一样也是大学毕业，可她是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收入不菲，人又漂亮。他们见面的时间太少。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

他一抬头，已经走到宿舍门口，两个战士在关心地看着他。

看着脸色黑黑的站长，两个战士心里很不是滋味。在这个海拔超过 3500 米的高原上，啃了几个月的干菜了，脸色当然不会好看，不过站长更难过的是在心里。自从听说慰问团要来，这几天晚上觉都睡不着了。是啊，放在谁身上谁能不担心呢？看这几个月的情形，不要说婚事，这女朋友也难保不飞。本来嘛，哪个姑娘能容忍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辞呢？又不是推别的，是婚礼啊！要让站长做好最坏的打算，要不然，对他打击太大了。

他们决定开导开导站长。官兵关系嘛，“官”有了思想问题，也需要兵做工作，站长不是经常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吗？

站长过来了。高志向李金辉递了个眼色，意思是：你先说。

李金辉只看了一眼成宝全，没来由结巴了一下，说：我——怎么说？

高志说：用嘴说。

说——说什么？

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成宝全这时已经站在面前了。

高志用扫帚磕了一下李金辉的脚，李金辉一下子站起来。却说的是：站长，你——你去睡觉吧！

高志向他一瞪眼，李金辉赶快立正了说：站长，你休息，我去机房值班。高志把他拉住——

成宝全说话了：你们不用拉拉扯扯的。他吐了一口烟，眼睛眯着看着远方的群山。

高志说话了，他说，站长——今天要是……

站长打断他的话：我看今天悬，你看这天——

两个战士同时看了看天，新兵小李看不出什么，老兵高志看到，刚才的灿烂阳光不知何时收尽了，天边上一大块阴云阴险地候着了。要变天。

天一变，慰问团就上不了山。高志一时又不知说什么了。

电话铃在这个时候响起来了，成宝全走进来接电话。

电话是团长打来的。站长再出来的时候，脸上就带着兴奋：

太好了，他说，团长说了，天气不好，今年的慰问团不从山下往上走了，改乘直升飞机了。

小李高兴了：垂直降落，哈，年货也坐飞机了！

站长兴奋地搓着手：快快，把我们要发的信准备好。

高志看着两人情绪好起来，说了句：站长，要是这回还没有人家的信，你可要做好最后的准备了。

成宝全好像愣了一下，皱着眉说：你说什么呢！

有一句话他没有给这两个战友说，团长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有一个意外要带过去，你小子，可要挺住了！团长的意外，是什么意思呢？

他来不及想，大风就来了。

大风眨眼就来了。飞机也来了。

在突然暗下来的天色里，飞机过来了。飞机落地卷起的雪尘，迷了三个人的眼睛。等他们睁开时，他们看见下来个人：穿着一件军大衣，戴着棉军帽，手里提一个挺大的箱子。这个人一下飞机就跌了一跤。

他们三个人冲上去，成宝全把这个跌倒的人扶起来，帽子脱落，长发披垂，是胜清！他愣了。

胜清——是你？你怎么来了。

胜清脸色刷白，她晕机晕得厉害。尽管如此，她惊人的漂亮还是让两个战士看呆了。

怎么就不能来？

飞机没有停车，驾驶员也没有下来。在螺旋桨的轰鸣声里，驾驶员大声喊着：抓紧时间搬东西！

坐在地上的胜清看看飞机，又看看面前的人，突然厉声说：你别走，叫他们去搬吧！她的声音大得让两个兵吃惊。

李金辉悄悄地对高志说：瞧啊，一来就吊着个脸。

高志揉了揉李金辉，对成宝全打着哈哈：还是你有人心疼。算啦，苦力还是我们来做吧。

成宝全说：胜清你先进去休息，我一会儿就来。

我叫你别走你就别走——胜清的脸很难看：我呆不了多久。

三个人都听见了这句话，都站住了。成宝全脸上的笑容也僵了。

一时间没有话说，只有飞机的发动机声。

成宝全对着两个发呆的战士吼：看什么，还不快给我搬东西！

胜清低着头不看站长：我必须跟飞机回去。只能在这里停五分钟。

成宝全没应声。

胜清抬起头：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成宝全压着心慌，尽量平静地说。你呆五分钟就要走。

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我在听你说。

胜清的眼睛蒙上了雾一样的东西，她盯着他：你不想问问为什么？

站长的声音有些抖：为什么？

大风更紧了，不知是冷还是什么，胜清欲言又止的声音更低了：我没时间，单位再不给假——

这回是站长盯着胜清：是吗？

胜清扭过脸：我们真的是离得太远了。

哈——成宝全突然大笑了一声：好，谢谢你还来看我。

胜清的脸更白了，她不知所措地：你——怎么了？

我很好。你不是看到了？

来的路上，我还想了很多，我还想，不知道怎么对你说这个事——胜清的手在大衣边上扭了一下。

我倒是没什么，我家里觉得，我们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胜清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

他专心致志地看着她，她说话的时候，额前一绺头发在红红白白的腮边一晃一晃的，他咬紧了牙抑制住了想吻她的念头。

胜清提着包站起来：看见你，我也就放心了，你家里那边，过些日子我会去说的。我走了。胜清说，低头不看

他。

你走吧。他说。

胜清偷偷瞥了一眼面前这个站得直直的像个挺拔的白杨树一样的人，她同时看到，两个兵站在她面前，几乎是挡在她面前。

呸！高志一口口水吐到地上。

让开——李金辉用搬着箱子的胳膊肘粗鲁地蹭了她一下。

胜清愣了，她看看面前的两个兵，心里酸酸的，低头绕过他们。

他突然哈哈笑起来：是不是我三次推迟婚期？是不是几个月没有收到我的信？是不是我上次电话态度不好？我们相识相爱了四年，我以为你会了解我，支持我的工作，理解我的难处，没想到，距离终究还是成了我们的障碍。是，是的，我们是离得太远了。我明白得还不算晚，是吧？

胜清站住了。

你——你走吧！谢谢你这几年的情意。你应该找一个能天天守着你跟着你的人。

站在一旁的老兵高志把手上的箱子朝地上一丢，指着胜清说：你这个没有心肠的女人，你知道成站长是怎样地惦记你吗？

李金辉拿出厚厚的一叠信：你看看，这些都是站长写给你的，可是你——

胜清想伸手去接信，小李却把手一缩，说：用不着再给你了，你走吧！

驾驶员从飞机上跳下来，边跑边喊：走啊，时间到了——

他对着站长直挥手：快点，叫你老婆快点，下回下山

探家再亲热吧！在飞机上我就给她交待清楚了，气象条件不好，飞机只能在这里停5分钟。已经是最大限度破例了，这是老天爷说了算，不是我。再晚就危险了。

李金辉说：快走！走啊！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胜清站着没动。驾驶员看了看站长，又看看胜清：怎么？你们还没开始？我没过来就是想在飞机上盯着气象，好多给你们几分钟的，不管开没开始，都要走了，一分钟也不能呆了。不让她来，非要来。你小子，真运气。差不多是个世界之最了吧？快走——

驾驶员猫腰上了飞机。胜清白着脸跟在他后面，站到舷梯下的时候，站长说了句：祝你幸福。

胜清全身抖了一下，突然停下，回头，呆呆地看着这黑黑瘦瘦的三个军人。她慢慢地，却是果断地脱了大衣，露出一身鲜艳的红礼服，胸前的花上醒目地写着：新娘——

三个军人全都呆了。

胜清从口袋里拿出一对大红本子，上面是几个金色的大字：结婚证书。

胜清热泪滚滚：大宝，我是来和你结婚的。这结婚证书，还是办事处的同志破例办的，因为你不能去，现在，现在我们就结婚——她一下子用手捂住嘴。

轮到成宝全愣了。他张着嘴，眼睛被这炫目的红色耀花了。

高志狠狠掐了下李金辉，李金辉几近嚎叫地叫唤了一声。在这一声里，有两个人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在一起。

热泪交织。箱子扣下了，打开了，喜烟、喜酒、喜糖、婚礼用花，还有一对大红的蜡烛。

红红地洒了一地。

飞机载着新娘按时起飞了，地面上三个人不断地挥着手，挥着挥着僵住了。突然，高志捅了一下李金辉，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成站长贺喜？天空，又放晴了。

住在隔壁的女人

你就住在这里吧，指导员说，条件有限。

他把我的大旅行包放在床头柜上。

这是连队里最常见最普通的那种干部宿舍，有 15 平方米大。一个单人木板床，一只旧得看不出颜色的三屉桌，同样陈旧的木椅，还有同样陈旧的床头柜。一只茶杯。像大多数连队的公用茶杯一样，破了一个豁口。下部队不是第一次，同样的房同样的话经历多次了，倒也坦然。

天已经黑下来了，指导员走出门，又回过身来，说：你早点休息，我们条件有限，有什么困难尽管……

他的话被打断，大檐帽下那张黑红的高原脸忽然亮了，是对面的房间开了灯。

这是一门两户的结构，我的隔壁也就是对面人家的门上有气窗，屋内的灯光自田字形的气窗流溢出来，把走廊照得很亮。

这里站长家属。指导员说。

在高原上呆久的人说话会常常语汇不通，我听懂他的意思，这里住着站长家属。

跑了一天的路真是疲倦了，打开褶皱还在的新军被，却睡不着。屋子里很冷，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甚至像所有的军营一样没有任何取暖的东西；没有电视机或者收音机